

恐怖谷(下)

警察杀了恶魔却遭到
暗杀，到非洲躲避追杀却
被风浪卷入大海，福尔摩斯
断定是“吸血鬼”所为。



恐怖谷

第二天早晨，迈克米多醒来就有点头晕，或许是昨天喝多了酒，他手臂上的会标处也痛起来，所以他想呆在家里休息一天。

后来 他随便翻了翻当天的报纸，《激进报》上登载着：

激进报主编生命垂危，经追查是歹徒所为。

迈克米多有罪恶感，因为他就是歹徒中的一个。他为两手沾满鲜血的弟兄们感到悲哀，他们仅为一时之快造成了多少悲剧。因此，他为自己上前阻拦还好受些。

报上还有一段评论，说警方已在调查中。有的歹徒已被查明，大家都希望对他判刑。其原因是主编写了几篇抨击歹徒的文章，因此遭此横祸。文中还列举了该会的各种罪行。

此事如果不能合理解决，以司泰科为首的人们不会放过这些歹徒。既然事已到此，只能继续闹下去。

迈克米多作为当事人之一，深感内疚，他已是群众的罪人，如果现在还来得及，他宁愿退出吸血派，但现在已经晚了。正在他良心难安时，房东太太送来一封信，信上说有要事商量，但由于其他原因，不能前来。让他尽量快点去梅里山见面，不见不散。

迈克米多觉得这封信神秘秘，也没有署名，他不知这信出自谁之手，也不知有什么事。

由于好奇，他想去弄个明白。由于经常行走在江湖上，没有什么会使他害怕，他非常相信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稍稍做了准备，就向山上走去。

梅里山和他的住处相隔甚远，他慢慢地走着，心里在想这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越想越不明白。

在冬季，梅里山只是光秃秃一片，甚是荒凉，有零星几个工厂和矿区分散在山上，远远看起来很模糊，只有走到近处才能看清。由于气候寒冷，山上到处都是积雪，凄凉之感油然而生，使人很不舒服。

也许是因为迈克米多参与了暴力行动，他心中有罪恶之感，使他惶惶不安，睡觉不香，吃饭无味，看来他确实不能做坏事。

因为此地人烟稀少，所以他从很远的地方就发现约定的地方站着一个人，一顶大帽子遮住了他的面部，使人无法辨认，等他走到跟前，才发现是麦立司。

哎，他真是小题大作，有什么大事非得搞的这么神秘，有话在哪儿不能说，何必跑到这荒山野岭，他觉得这人有点畏首畏尾。也许是昨天晚上被迈金弟吓的，如果让首领知道了，又要说他搞独立。实际上，这也不能保证没人监视他们。

迈克米多对于麦立司的处境十分同情，可他又帮不了什么忙，因此他很内疚，认为自己懦弱无能。

既然麦立司邀请他商量事情，可见他非常信任他，不怕他泄露秘密。开始时麦立司担心迈克米多不会来，现在才知道自己多心了。直觉对他说，迈克米多为人正直，与那些歹徒完全不同。因此，迈克米多的到来使他很高兴，他非常喜欢他。

“你为什么如此神秘，连署名都没有，如果我害怕，不敢来，不是白等了吗？”

“我不得不谨慎行事，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。”

“你不信任我们的兄弟？”

麦立司坦率地说：“有的值得信任，有些不能相信。”

很明显，本会有为数很少的人爱搬弄是非，在头目面前出卖朋友表现自己。他们很卑鄙可耻，暗中监视别人，偷听别人说话，然后告诉头目。因此，只要谁说了或做了什么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头目知道，而说话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头目记了一过。

麦立司告诉他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吃亏，因为他以前这样的亏吃了不少。他的经验是小心行事，今天这事说不定明天就让头目知道了。

迈克米多仍不知对方有什么事要商量，或许是要要求两人做违背本会的事。他疑惑地问：“你知道我要忠于本会，我是发过誓的，你是否建议我逃离此地？”

麦立司听后很扫兴，开始他认为他俩会很默契，没想到却相背而行。不过，这也不能全怪他。因为他并未透露半点风声，只能怪自己对他有太高的期望，结果只能是失望。

迈克米多对此有些迷惑不解，他不知对方究竟有何目的，只好说：“你是个老会员，资历又深，而我是个新会员，需要有人指导，不知您有什么话告诫本人，本人悉听遵便。”

麦立司有些不信任迈克米多了。一直小心从事，聪明过人的迈克米多也看出了他的心思。

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保证我虽然忠于本会，但也不会出卖兄弟，我已把你视为我的知己了，否则我也不来了。我十分同情你的处境，所以你也没必要顾虑什么，不妨有话直说。”

麦立司说：“我并不是需要你来同情或者帮助我，现在我把性命押在你手里了，我只是觉得一个新会员不会十分毒辣，就约你出来谈谈。”

“那就开始吧。”

“背叛我的一定会遭到报应，上天是公平的。”

“我发誓我绝对不背叛你。”

“那好 你在芝加哥 是否想到加入本会就得去犯罪？”

“没有 这里的分会与我们那里的不一样。”

“加入这里的分会 你就会越陷越深 昨天晚上 司泰科危在旦夕 你不愧疚吗？”

“昨天我没有动手，我还阻止了他们的暴力。”

“年轻人 这样说来你很善良 这里确实少见。”

于是，麦立司开始抱怨，他后悔加入本会，到现在仍觉得罪不可赦 他恨自己沾满了血的手 但他毫无办法。开始时 他认为本会很神秘，加入本会就有了稳定的工作，生活就有了保障。他是在费城入会的，后迫于生计，全家搬到了此地，开了一家绸布店，生意很兴隆。

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里的人知道了他是自由人会成员。就逼迫他加入本会。从此，他胳膊上就永远有了罪恶的会标。后来他发现自己加入了一个罪恶的组织，并且身不由己，他尽力不干坏事，可一有不同意见，首领和会员们便对他冷眼相看，认为他故意背叛本会。他想逃走，可那根本不可能，本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背叛它的人，他只好苟且活着，越想越伤心，如果不说出来，就会非常难受。迈克米多耐心地听着，有时也和他一起感叹，表示非常同情他。

实际上，麦立司的遭遇也是迈克米多以后的遭遇，贝尔比斯分会每位会员也是这样，生活在行凶作乐之中。这样的生活实在平庸至极，没有一点乐趣。

迈克米多劝说麦立司不要自责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可内心里也在深深自责，两人好像相识已久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本身就具有挑战性，尤其是麦立司与迈克米多。一方面 他们不愿出卖良心 另一方面 又必须与他们一样 在关键时刻你如果想退出 后果将十分悲惨。再说 家里的人都靠自己养活呢！在这个地方，你越善良越要经受痛苦的煎

熬 恨不能自己一分二。

“其实，我也有过和你们昨天一样的经历。当时，我守在门口 他们出来时两手血淋淋的 我们以为干得很好 正要离开，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我心都碎了。他父亲的惨死他全看在眼里，给他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，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当时我十分可怜那个小孩，可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，否则，我与我的妻儿难逃他们残忍的迫害。”

迈克米多听后十分同情他 便安慰他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后悔了，后悔只能折磨自己。”

最后，麦立司又列举了本会这么多年以来所干的勾当，只要本会存在着，当地的百姓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，又痛恨吸血派，又不敢反抗。他们只有忍受生活的煎熬。

迈克米多坦率地告诉对方：“如果有机会，你还是逃离此地吧。因为你不适合在这里久留 否则 你必将崩溃。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相信我们都不会告密 是吧？”

对方点头答是。

“就到这里吧 感谢你的忠告 请相信我 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麦立司想问题一向周到 最后他又说：“我们的这番谈话 有可能有人在监视，如果有人向你打听谈话内容，你就对他们说我想让你到我店里帮忙。”

迈克米多说：“我说没有答应你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全部。”

事情有时令人感到意外，当天下午迈克米多正在屋里睡觉，迈金弟直接闯入，他与迈克米多相互看着，好像迈克米多做了不该做的事。

迈金弟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没事不会来的，你一定明白我来的目的，就直说了吧。”

迈克米多被搞糊涂了，他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与首领闲聊。

迈金弟说：“早晨你与麦立司在梅里山谈论什么 诚实点 我如果发现你撒谎，你的小命就难保了。”

正如麦立司所言，迈金弟的狗腿子消息果真灵通，无论会员们做什么，都会很快地告诉迈金弟。然后就按情况严重程度给予惩罚，狗腿子们就会得到奖励，这些奖励使他们更爱干这种事。有时，在迈金弟心情烦躁时，就会责骂他们，但这并没有打消他们的积极性。

由于迈克米多心里有数，迈金弟的突然问话并未使他手足无措，他反而讥笑头目的鲁莽。设想一下，谁会那么容易掉入你设的陷阱呢？除非那些没有经验的傻瓜。首领也太小看我们了，迈克米多决定给迈金弟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他不一样。

于是他平静地说：“麦立司心真好 以为我这个陌生人没有事干 非常可怜我 为了应付生活 他介绍我去他的小店工作 这事并不值得你如此惊奇。今天劳驾您了，给您报信的人太胆大了，连这点小事也要告诉您，这不是取笑您吗？这些人也够讨厌的，连个哈巴狗都不如。”

“好了 说完了没有 不要自作聪明 我还会去问麦立司的，如果你俩说的不相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“说话算数，如果他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情愿脑袋搬家。”

迈金弟看到他这样肯定 也就不再怀疑 又问：“那你答应他了吗？”

“我当然没有答应，我制造假币挣的钱比那份工作多多了，也非常清闲。不过我还得感谢他 他的确是好人 现在 他那样的好人不多了。”

“不用替麦立司说好话，我非常了解他的为人。不要轻易相信他的话，他常常想背叛我，根本不像你们所看到的，我劝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 他满肚子坏主意 与别人相处 总占上风，和他相处久了，你就会知道他很狡猾。”

看来，麦立司给首领的印象很不好，恨不能吃了他。自己如果和麦立司一样，结局一定不会好。迈克米多即使在首领面前演戏，也要演得逼真，不能有点破绽。迈金弟身体强壮，头脑简单，对付他就要用瞒骗之法，否则，只能自己吃亏。在头目跟前，宁可昧着良心说瞎话，也不能让他识破。

迈克米多又假惺惺地说：“我没有看出麦立司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只觉得他喜欢搞点新鲜的，不过每次都失败了，我认为他很有个性，有时还有点不识趣。不知首领如何看他？”

“他有时故意和我作对，好像一直在找机会背叛我，最好不要多与他接触，否则，他会慢慢地把你教坏。”

“这有可能吗？这里的每个都不敢靠近他吗？都认为他很坏吗？不然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。”

“确实是这样，我敢打赌，如果有一天本会有人叛变了，那这人一定是麦立司，因此我要教训教训他，不然，他将更加狂妄。”

迈克米多明白了，原来迈金弟一直注意着麦立司，监视着他的行踪。他的狗腿子好像监视器一样，随时报告麦立司的行动。

迈金弟认为迈克米多与麦立司不是一样的人，他在开始时就很喜欢迈克米多，他相信迈克米多对他很忠心，心甘情愿为他效劳。

迈克米多很幸运，头目毕竟没有怀疑他，反而劝说：“现在麦立司还不太相信你，有可能要收买你，先试试你的反应，你如果跟着他，一定会受到许多人的排挤，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”

迈克米多很会随机应变，他说：“麦立司不忠于首领，我看不上他，这个人本性就自私，不喜欢接近别人，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不会有立足之地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早晚要倒霉。”

两人就谈了这么多，迈克米多终归不明白首领是怎么知道他俩的约会的，可见，再神秘的活动也别想逃出迈金弟的眼睛，他只好把这件作事当教训。

二人正常告别，门突然被推开，三个警察鲁莽地闯进来，迈克米多刚要去掏手枪，就被警察制止了。他们三人手里都拿着枪，其中一个上次提到的麦温。

麦温对迈克米多命令道：“迈克米多，你在这里闯下大祸了，我们不会放过你，现在跟我们去一趟警局。”

迈金弟怎么会让警察这样放肆，简直是和他过不去。便问道：

“你们没权利无凭无据就抓人，听明白了吗？麦温队长，他是我的会员，我保证他没有闯祸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了，这不关他的事，请不要麻烦他。”

麦温回答：“这是迈克米多自己的事，和你没有关系，用不着你管闲事。”

迈金弟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，坚决地说：“你们如果不听我的劝告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，你们等着瞧！”

这三个警察不理睬迈金弟，开始捆绑迈克米多，麦温队长还说：“这人屡教不改，我们有责任教训他一下。”

迈克米多还不明自己做了什么，居然被抓起来。后来他才知道他参与殴打司泰科一事，可是他并没有动手，还阻止包特文动手呢。

迈金弟保证迈克米多没有参与此事，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在酒馆，而且一直打牌到深夜，当时在场的共有十几个人，他们可以作证。

然而，麦温队长对此不屑一顾，就将迈克米多带走了，很明显，他们在执行公事时并不怕迈金弟。

临走时，迈金弟对迈克米多说：“不要担心，我会请最好的律师为你辩护，你很快就没事了。”

麦温队长告诉其他两个警察，不要轻视了迈克米多，因为他了解这人非常难对付，关键时候不能轻易相信他。

因此看来，司泰科被殴打一事在社会上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以前这样的事过去就没事了，不会再有警察追查，这次真是不幸。

迈克米多被带到警局先是受审，然后就关进了牢房，等待第二天继续受审。原来，与他一起作案的其他几个人早被抓起来了，他自己劝慰自己，他相信首领一定会救他们出去。

于是，他们在牢房里过了夜，对于第二天受审一事，他们毫不关心，只是漫无边际地闲谈，他们不但不觉得羞耻，反而高兴地说这是失误。

因为当时夜已很深，原告的证人不能确定他们就是罪犯，法律要的是真凭实据，在被告律师的辩护下，那些证人更不敢保证了。因此，警方也没有办法。

最后，迈金第十分坚定地说，这几个被告都在酒馆打牌一直到深夜，这次事件结束两小时后他们才离开。在这里，无人能辨别他的话是真是假。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，不能判他们几个的罪。就这样闹了一段时间，警方就将他们无罪释放，又是道歉，又是解释。同时还批评了麦温等三人，说他们不应擅自行动。

这次被捕仅仅受了点惊吓，也多亏吸血派人多势力大，态度坚决，否则，一定会被判上几年。

原告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，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仇。

暗中捣鬼

入会以后，迈克米多英勇、聪明的品质给别人以很深的印

象。他善于见机行事 并且思维活跃、严密。这里的会员都不具备这些特征 尤其是他入狱后又被释放 不但不害怕 还兴高采烈，会员们认为他很神，手段非凡，他们都盼望着出现奇迹。

人们越敬重迈克米多，他越嚣张，有时还顶撞迈金弟。迈金弟对他也没有办法，认为他以后还有用，就对他宽大处理。这正是迈克米多吸引人的地方，他独具一格的性格使他晋升得非常快，这使包特文等人迷惑不解。人们不明白他使用什么手段讨好了头目，总之，人们都嫉妒他。

最令迈克米多难过的是，老西夫特知道他加入了吸血派，与包特文是一伙人，就禁止他与吉蒂相处。吉蒂虽然深爱着他，但她并不想与暴徒生活在一起，当初她不喜欢包特文，就因为包特文为非作歹，没有人性，阴险毒辣，吉蒂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双手沾满鲜血，她感到十分恐怖。

吉蒂想不通迈克米多为什么要加入吸血派，他难道命中注定要与这里的会员有缘。她决定尽力挽救本性善良的迈克米多，她要让他事业与她之间选择一个。如果他肯放弃事业而选择她，她将会心全意去爱他。

于是，吉蒂就走向迈克米多的住处，她首先要给迈克米多一个惊喜，然后劝说他弃恶从良，警告他不能再继续干那罪恶勾当。

吉蒂走到迈克米多门前，发现门虚掩着，就悄悄走了进去，想吓迈克米多一跳。迈克米多正在看信，听见响动，机警地一手把信揉成一团，一手掐住吉蒂的脖子，好像要掐死她，这一举动可把吉蒂吓坏了，她不知他要干什么。

当迈克米多发现是吉蒂时，就松了一口气，赶忙向她道歉，恨不得打自己两巴掌，以消吉蒂心头之气，实际两人都吓坏了。迈克米多没想到吉蒂会突然出现，他以为是别人在捣乱呢！

很明显，迈克米多在吉蒂面前的举动是由他心虚造成的一

场虚惊。由于他一直深感有罪，所以活在担惊受怕之中，连在自己的住处也怕被人谋害。吉蒂认为这是迈克米多的负罪心理在作怪。

吉蒂惊奇地问：“亲爱的迈克米多，你一定做了坏事，否则，你不会如此害怕，以前从来没有这样，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你就变了，是吗？”

“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，你进来时，我在沉思。”

“迈克米多，你说谎，我亲眼看见你慌张失措。如果不介意，我能否看看那封信？”

迈克米多却不给她看，这更加深了吉蒂的怀疑。她认为那是别的女孩写给他的情书，迈克米多又爱上别人了。不过，有这个可能性，他也许本性就是花花公子。

“亲爱的吉蒂，我发誓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你难道还不相信我？我是多么的爱你呀！”

吉蒂说：“是你不相信我，我一直真心爱着你，而你却一直欺骗我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”

迈克米多急忙狡辩，这信是会里的秘密文件，他发誓不让任何人看，所以他必须遵守诺言，当吉蒂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时，他还以为是别人在跟踪他。

善良的吉蒂只好承认他说的是事实，便相信了他。由于好久不见，迈克米多十分想念她，便把吉蒂抱在怀里倾诉思念之情，他想用自己的爱驱赶她心头的阴影，他不忍心让她受一点伤害。

吉蒂为迈克米多加入吸血派而十分不安，她不敢相信迈克米多也会残害无辜，这能没有罪恶感吗？她更不敢相信他的双手沾满鲜血。

吉蒂越想越害怕，因为这几天她家里的住客讨论司泰科被歹徒殴打事件时，常提到迈克米多，她听后吓得六神无主，不敢

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因此就亲自问问他。

但是，迈克米多的举动证明了他们所说的，她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。吉蒂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劝迈克米多跳出罪恶的深渊，免得以后残害别人又毁掉自己。

很显然，迈克米多尽力装出对这一切毫不在意。可他瞒过了吉蒂，他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吗？看到吉蒂伤心的样子，他心里十分难受，仿佛他们与一切罪恶无关。既然两个真心相爱，就意味着放弃全部，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将他们拆散。

但一想到吸血派，双方的感情就会降温，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这个阴影，那该多么幸福。也许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

吉蒂提议，他们一起逃往纽约或者其他更远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父女二人早已对这里厌烦了，恨不能现在就飞往其他地方。

迈克米多认为吸血派不会放过每一个人，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，他们都能找到你。

吉蒂听后目瞪口呆，她只希望离开这罪恶之地，不管到什么地方她都无所谓。

实际上，麦立司也曾这样想过，但最后以失败告终。这里的居民都怕吸血派，整天唉声叹气地生活在恐惧之中，想来实在没有意思。

吉蒂的提议恐怕无法实现，但她仍固执地说：“丑恶的包特文一定还会找机会报复，他现在怕你，但并不会永远怕你。有朝一日他会找我们算账。”

迈克米多说：“我要让他永远怕我，不敢再想占有你，所以至于这个你尽可放心。我现在实在不能逃走，如果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会去争取，请相信我，亲爱的吉蒂。”

“总之，我是不忍心看你受折磨，也对你们的行动不放心，一不小心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但愿上天保佑我的爱人。”

“亲爱的，给我半年时间，到时我们将从客不迫地离开这罪

恶地 去其他地方过幸福生活 请相信我 我说到做到。”

吉蒂听后非常兴奋，她恨不能现在就走，她太想离开这里了，她已彻底厌烦了这里的生活，也总算有了一线希望。

吉蒂没有白来一趟，她十分满意，她相信自己的眼力，她怀着美好的希望回家了，这是她这么多年来最兴奋的一次。

有一回，迈金弟派了两个得力的会员去附近办事，可住的问题没法解决，他便让他们住在迈克米多那里，这两人看起来很厉害，走路时很有威风，身材高，说话却非常谨慎，一定十分可靠。

果然是这样，当迈克米多问他们要杀谁时，他们没回答，他们要保守秘密，万一走漏风声对他们办事不利。他们不会轻易说话，否则，如此重要的事迈金弟不会派他们二人去办。

其实他们二人十分健谈，谈的都是过去事。比如谈他们如何轻易杀了人，看来他们以此为荣。他们中年长的已做过十几次犯罪勾当，而年少的才做三、四回。从这些看来，他们是迈金弟的得力助手。

他们对于不该说的绝口不提。这是首领告诉他们的，千万不能泄露风声，万一让目标知道了，一定会藏起来，或者做好准备进行反抗。

迈克米多十分好奇，可就是无法让对方说实话。有一次，他提议一起喝酒，而对方十分敏感，婉言谢绝了。可见，这两人确实十分不好对付，迈克米多从他们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到，他绞尽脑汁，仍然没有结果，这使他非常不服气。

看来这两人非常忠于本会，不会透露一些秘密，迈克米多又试探道：

“是附近的耐科西吗？确实应给他点教训。”

对方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就是司提莱斯，首领说过要教训他。”

“不对，你是不会猜着的。”

这让迈克米多十分为难，他非常想知道真相，但事实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，后来，他迫于无奈想了一个万全之策，与司凯勒商量道：

“我们跟踪他们，不过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，否则，首领不会放过我们，除了这个办法，没有更好的了。”

于是，这两人就按计划行事。一天夜里，那两个人神秘地出去了。一定是去办事，迈克米多便叫醒了司凯勒，去探个究竟。

他们来到城外，与等在那里的三个会员碰头后继续向前走，看来是去矿区了。可能要谋害矿长。因为矿长齐恩亚办事果断精明，有做大事的气度，从不把吸血派放在眼里，当然不会敬奉这些歹徒，所以迈金弟一定要收拾这个眼中钉。

只能怪齐恩亚不幸，无意中触怒了恶霸，说是触怒，其实很过分，他们从未有过来往，就产生矛盾。可见，迈金弟多么贪婪，谁要是不讨好他，就要受到制裁。

由于已是黎明，工人已经开始起来干活了，因为早班工人开工早。这样迈克米多和司凯勒就没有引起那五个人的注意，他们远远跟在后面，有时能看清对方。五个会员也十分小心。

行凶者走到机房旁停了下来，他们在搜索目标，由于天气十分冷，他们冻得直发抖。有一个技术工从里面走出来，指挥工人们干活。

突然，一个模样挺好的年轻人走向矿井，他就是矿长齐恩亚。他远远看到这边有几个可疑之人，出于职业习惯，他向这边走过来，他要把几个可疑人物赶走。

齐恩亚有种不祥的感觉，看起来这几个人有目的而来。他自己劝慰自己，可能是多心了，他便上前问道：

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，没事就离开，马上就开工了，你们在这里很碍事，听见了吗？”

对方不但没走，反而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，向他开了一枪，矿工们听见枪响十分惊奇，他们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发生暴力事件。矿长下意识地向后退去，又有一人打了他一枪，正中要害，他便跌倒在地，那技术工看见这情景，无法容忍，手里拎起一把斧子向这边冲来，可还没到跟前，就被对方打了两枪，应声倒地。

矿工们看见后蜂拥而来，有两个向他们连续打了几枪，赤手空拳的矿工们根本不是几个行凶者的对手，并且他们又不能团结一致，好多人怕死都逃走了，剩下的就更加斗不过这几个惨无人道的家伙。

这五个行凶者打死两个人后就落荒而逃，杀人真是太容易了。躲在远处的迈克米多与司凯勒看到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俩为矿长和技工的不幸感到难过，为吸血派的残忍感到可耻。司凯勒在这以前还没见过这样悲惨的场面，原来杀一个人如此轻松，他十分恨本会人的毒辣，但又能为力，他长期生活在这种阴影中。当天晚上，会员们在迈金弟酒店聚会，欢庆胜利，认为他们又拔掉一个眼中钉，以后他们就可以任意左右矿长与部门了。他们为他们的凯旋而干杯，这些昏头的家伙，从来没有感到罪恶。

他们在杀死齐恩亚后，没过几天就要去杀一个矿长赫尔司·泊莱科。包特文曾经提过这个人，这人曾经开除了包特文的三个朋友。这只怪赫尔司不幸运，怪他胆大。赫尔司和蔼可亲，爱护工人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，一般遭受不测的矿长都是十分正直的人，不愿奉承坏人，才遇此大难。

干掉赫尔司的任务仍由包特文带领几个弟兄去完成，看来他干惯了这种勾当，已经非常熟悉，干得利索。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，有时还稍带几个打抱不平的，他们枪法很准，弹无虚发，对方根本逃不了。

他们以杀人为乐，一段时间不杀人就手痒。有时他们以此来炫耀自己，好像那是他们生活的基础，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